

谭谈文集

散文卷

赶考记·落选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谭谈文集

散文卷

赶考记·落选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爱心书屋
己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谭谈文集·散文卷/谭谈著. —长沙: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06. 7

ISBN 7-5404-3770-7

I. 谭... II. 谭... III. ①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17.2②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78668 号

谭谈文集·散文卷

赶考记·落选

谭谈 著

责任编辑:弘 征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410014)

网址: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印刷

*

200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1/32 印张: 150

字数: 350000 印数: 1—3500

ISBN7-5404-3770-7/I·2295

全套 12 本 定价: 369 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—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。



谭谈

一九四四年生，湖南涟源人。有五百余万字、数十种著作行世。中篇小说《山道弯弯》等多种著作获全国重要文学奖项。曾主编毛泽东文学院、创建作家爱心书屋、主编大型丛书《文艺湘军百家文库》、创办湖南省文艺家创作之家。先后出席中共第十三次、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。曾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五届、第六届侯补委员、委员、中共湖南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。现任湖南省文联主席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

长篇小说四卷

风雨山中路

山野情

美仙湾

桥

中、短篇小说二卷

山道弯弯

小路遥遥

散文二卷

赶考记·落选

女编辑之死

报告文学卷

大山的倾诉

序、跋文卷

人生风景

人物特写卷

今生有缘

长篇自述卷

人生路弯弯

责任编辑：弘征

美术编辑：喻芳

小时候，总觉得人生的路很长很长，真希望自己快快长大。

一眨眼，便进入老年了。这时候常叹『人生苦短』，日子为什么过得这么快？

今年，我六十又二，人生已进入尾声了。该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一番梳理，一番总结了。我的人生是与文学结缘的。总结自己的人生，也就是总结自己的文学。于是，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和几位挚友的鼎力帮助下，便有了这套『卷本的文集』。我四十多年创作的主要作品，都汇集在这里了。

我曾经说过，文学是一条河，她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流来，又向很远很远的地方流去。这条河，受惠于一代一代人，一代一代人又为这条河添进新的水珠。也许，我努力终生，也不能为这条奔腾的大河添上一滴小小的水珠。然而，我奋斗过。

谭谈

目 录

第一辑：故乡恋歌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-|
| 3 | 老 家 |
| 8 | 故乡绿了 |
| 12 | 山乡渔火 |
| 17 | 江水清清 |
| 22 | 故乡那座城 |
| 28 | 揽月古道 |
| 33 | 故乡有条迷人的江 |
| 37 | 遗 憾 |
| 40 | 远山那颗星 |
| 45 | 年轻的城 |
| 51 | 太阳城 |
| 60 | 地下城 |
| 65 | 小城和他 |
| 69 | 红日岭 |

73 神 灵

第二辑：人间真情

79 金竹山米酒
82 矿山焰火
86 庭院里的树
88 病室里的花
91 温暖的泉
93 暖 巢
96 美人酒
99 主 角
104 净 土
107 让我进门说说心里话
109 染绿一方心灵
112 美 丽
119 襟 怀
122 言 酒
124 相依相伴
126 精神家园
128 火热心肠
130 军中母子歌
135 我在国外过国庆
139 父 亲
143 妈 妈

第三辑：人生况味

- 147 脸和脚
 149 落 选
 152 说说做人
 155 伟大与渺小
 158 上 路
 161 他那片人生风景
 163 不老青山
 166 书法家与农民
 169 上山不只一条路
 171 人生又一站
 175 浮躁的我
 178 咀嚼人生
 180 委 屈
 184 嫉 妒
 186 趣说进门
 189 买车记
 192 赶考记
 197 世界原来很小
 200 愿君天天都聪明

第四辑：山水画廊

- 205 唱给湘西
 211 青绿的日子
 215 相依的山水

- 218 鹅羊池
221 绿色的云
224 沉默的山水
227 一路乡音出阳关
236 爱之旅
262 心在那边山水间

第五辑：文学感悟

- 269 生活的启迪
279 唱给那片黑色的土地
284 热土的星
286 寻找我的“美仙湾”
292 我的作家梦
309 山径·小溪·雾
314 别致·新鲜
317 树叶·人·命运
320 守旧·出新·突破
322 远·近
324 朦胧·清晰
326 世 界

第六辑：时代足音

- 333 那一个谜一般的海湾
347 狂潮过后
364 三娘小传
376 长沙在长

第一辑

故乡恋歌



老家

老家，一个沉甸甸的感叹号，常常敲击着我的心扉！

少小离家，闯荡天下，不觉几十年过去。一眨眼，我已五十又二了。人之将老，怀念老家之情犹烈。半年多以前，当组织上支持我下基层深入生活的时候，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娄底。为什么？那里是我的老家。

涟源是我的老家，娄底是我的老家。但那都是广义上的。我实实在在的老家，是涟源中部那座石头山下的小村子。那里，山不青，水不秀，可曰不毛之地。山上，满山都是形态不美的岩石。自然，这样的地方，无法长出树来，连草也长不高。山不青，水当然就不秀了。山上也有一条沟，那是下暴雨的时候，山洪冲出来的。平日里，不可能有潺潺流水。可是，这座山，却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：花山岭。这个名字里，寄托着我们的祖先一个多么美好的愿望啊！

有语道：子不嫌母丑。我是从这片土地上来到人世的。就

是这座山，就是这片土，养育了我。不管我如今走到了什么地方，住在什么大都市，生活在什么美好的环境里，这里，都有一根无形的线，牢牢地拴着我的心。年纪愈大，这根线就愈紧。念故土，思老家之情，就愈深愈烈。

一个冬日，我又一次回到了这座石山下面。天近黄昏，苍苍暮色里，我远远地看到一幢近几年来被拆得七零八落的老屋，不屈地、顽强地耸立在一座比它更为古老的石山下面。它的对面，一条新修的简易公路，盖住了、取代了留下了我孩提时代多少欢乐的青石板路。公路两侧，一幢一幢新修的红砖楼房排队一样地拉成了一条小街。它们，都是石山下面那老屋里迁出来的，是老屋的后代，是老屋的子孙。改革开放以来，这些老屋里的子民们，通过种种途径，聚集了一点钱财。手里有了一点钱，他们心里最大的愿望，就是盖一幢像样一点的屋。他们瞄准了对门那条公路，屋挨着公路，出门方便，财路也多。这些年，民间不是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吗，要想富，修公路？于是，他们决心从石山下面这幢居住了几代人的老屋里搬出来，到公路边盖一幢新屋。有些人家，聚集的钱财还不够，需要拆掉老屋，把老屋上一些可用的材料补充进来，才能盖成新屋。一年一年，公路旁边的新屋多起来了，而老屋呢，却被东一处西一处地拆去了。

一幢十分完整的老屋变得七零八落了。老屋，彻底地衰败了。

我在那条建满了新屋的公路边下了车。对面，就是那座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的石山。石山下面，则是接我来到人世间的这幢老屋。老屋与公路之间，隔着一片田垄。暮色更浓了。沉沉暮色下，它在这片新的红砖楼房面前，显得十分十分的矮小。然而，它在我的面前——不，是在我的心里，却透出一种无比

崇高的威严和不屈。顷刻间，一种不无几分悲壮意味的热辣辣的情感，滚动在我的胸中……

这幢老屋，还是我的太祖率领他的六个儿子——也就是我的六个曾祖建的。每个儿子建两个厅堂，十六间房子，另加若干的杂屋，诸如猪栏牛栏之类，组成一个单元。总共有六个单元，十几个厅堂，一两百间房子。而每个单元之间，都有走廊连接。下雨的时候，从西边这个单元走到东边那个单元，有半里多路远，却不要踩湿脚。屋子中间，还有一眼塘。一股泉水从后山流入这眼塘里，再从这眼塘里流进屋子前面的田垄里。妈妈和我的一些远远近近的婶婶们，就在这眼塘里洗衣服、洗猪菜。劳作中，她们相互诉说家长里短，亲亲密密。欢声笑语，常常塞满这眼屋中的水塘……家家户户都在这里洗衣洗菜，塘里的水很肥，鱼长得飞快。小鱼小虾也特多。农事闲下来的时候，就有大人用小网到这塘里来沉鱼崽子。好多好多的细伢子就围着观看。我也常常是这些细伢子中间的一个。当大人用特制的铁钩钩住浮在水面上的小木板，开始往上提小网时，我们的心也被提起来了。小网快出水面时，所有围观的细伢子的小眼睛，都瞪得圆圆的。只见网的四角出水面了，被网住的鱼崽子在中间挣扎，弹得水花四溅，我们便跳跃欢呼起来。鱼崽子捞上来以后，倒进一个木盆里，我们就蹲在木盆边，看那在水中慌慌张张窜动的小鱼崽子，一、二、三、四地数，数也数不清……有一天晚上，我们家里杀了一只鸡，妈妈把鸡肠子、鸡食袋留了下来，放进一个竹制的、捞鱼崽子的贯里，然后把贯放在塘里。半夜里，妈妈起来起贯，我也跟着来了。贯出水面时，只听到里面叭叭一声响动。回到家里亮起灯一看，好家伙，几十条肥肥的、或圆或扁的鱼崽子，足有半斤重……一逢过年，我们这些细伢们，就挨家挨户去拜年。回

来的时候，衣袋子里塞满喷香的落花生、清甜的红薯皮……老屋呀，你给我的童年——不，你给我的人生，留下了多少的欢乐啊！

如今，老屋被它养育的后人们冷落了。他们离开了老屋，在热热闹闹的公路边建起了新屋。老屋十分的宽容，为晚辈们新生活的美好而欣慰。当然，也不无对自己兴旺岁月的依恋。把一种说不清楚的惆怅和不愿深深地埋在心里。我想，也许我的后辈们在他们的新屋里有新的欢乐。但是，老屋里，或者说大屋里，这种代代之间的、这种这房人与那房人之间的亲情、这种大家庭中特有的温馨，恐怕是永远寻找不到，享受不到了。有语道，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。一幢老屋，不可能十数代人、数十代人地居住下去。总有被弃失、拆除的一天。新的一代人，抵挡不住外面那个精彩的世界的诱惑，要去寻找新的生活。他们要告别这里，要去闯荡天下，要到更广阔的世界去创造自己的人生，要按照自己的志趣去生活。追求新的，自然就会放弃一些旧的。有些东西，只有当它失去以后，才觉得它的珍贵。但再珍贵，也得失去。这种失去是沉重的。也许，历史就是在这种沉重中向前挪动了一步。

我在老屋呆了两天。我住老屋里。对我来说，新屋再舒适，也没有老屋亲切。活动在新屋、老屋里的一个个身影，多是我的后辈。对他们，我是十分十分的陌生。我十三四岁就离开了这里，这些年来，我虽然间或回来一两次，但多是呆几十分钟、半个小时就走，对我的同辈，也有许多不敢认了。只有对我的长辈，我都认得，哪怕他变得再老。当年，我是仰着头看他们的，刻在心里的印像太深了。夜幕降临了，新屋、老屋的电灯都亮了。好多年以前，老家就告别了桐油灯、煤油灯时代，家家户户亮起了电灯。当年那要当半年粮的红薯，也在改

革开放的年月里，从人吃的饭锅里移到猪吃的泔锅里了。农家的生活，在实实在在地变化着。

我在八十高龄的父亲引导下，连夜走访了几家亲房，多是我的长辈。他们都是乡村教师，或在外地，或在本地的山村小学、中学任教几十年，经过他们的教育，踏进大学殿堂的，然后成了大器，做了大事的人，数不胜数。而他们，却最终回到了这里，这个风景并不秀丽的山村，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。他们对自己的生活，很是满足。和他们交谈起来，总是谈自己的学生如何有出息，总是谈这家屋里的晚辈们如何为父辈争气。说某某考上了名牌大学，某某则到某国留学去了，某某又……说起这些来，老人们一个个眉飞色舞，如数家珍。我突然觉得，这些可爱的老人，也是老屋，一幢精神的老屋！

老屋，在一点一点地被拆除。或许在不久的日子里，它就会在一片新屋的包围中离开这个世界。但，一幢无形的老屋，会在它养育的子民们的心里，长久长久地耸立着，永远也不会拆除。老屋啊，你是有灵魂的。这个灵魂，就是一个家族的精神——不，一个民族的精神！

在几位长辈家里坐了坐后，已是深夜十点多了。我和老父回自己家来。路上，一惯关心时局的父亲，突然问我：“九七，香港能顺利回归吗？”

“会的。”我十分肯定地回答。“回家嘛，谁也挡不住。”

是啊，祖国，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老家！老家，你使我精神变得富有。祖国，你使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变得富有！

（原载1997年2月26日《人民日报》）